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三十九卷 福祿壽三星度世

欲學為仙說與賢，長生不死是虛傳。

少貪色欲身康健，心不瞞人便是仙。

說這四句詩，單說一個官人，二□年燈窗用心，苦志勤學，誰知時也，運也，命也，連舉不第，沒分做官，有分做仙去。這大宋第三帝主，乃是真宗皇帝。景德四年秋八月中，這個官人水鄉為活，捕魚為生。捕魚有四般：攀罾者仰，鳴榔者鬧，垂釣者靜，撒網者舞。

這個官人，在一座州，謂之江州，軍號定江軍。去這江州東門，謂之九江門外，一條江，隨地呼為潯陽江；萬里長江水似傾，東連大海若雷鳴。

一江護國清冷水，不請衣糧百萬兵。

這官人於八月□四夜，解放漁船，用棹竿掉開，至江中。

水光月色，上下相照。這官人用手拿起網來，就江心一撒，連撒三網，一鱗不獲。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劉本道，劉本道，大丈夫不進取光顯，何故捕魚而墮志？」那官人吃一驚，連名道姓，叫得好親。收了網四下看時，不見一人。再將網起來撒，又有人叫。四顧又不見人。似此三番，當夜不曾捕魚，使船傍岸。到明日□五夜，再使船到江心，又有人連名道姓，叫「劉本道」。本道焦躁，放下網聽時，是後面有人叫。使船到後看時，其聲從蘆葦中出。及至尋入蘆葦之中，並無一人。卻不作怪！使出江心舉網再撒，約莫網重，收網起來看時，本道又驚又喜，打得一尾赤梢金色鯉魚，約長五尺。本道道謝天地，來日將入城去賣，有三五日糧食。將船傍岸，纜住鯉魚，放在船板底下，活水養著。待欲將身入艙內解衣睡，覺肚中又饑又渴。看船中時，別無止饑止渴的物。怎的好？翻來復去，思量去那江岸上，有個開村酒店張大公家，買些酒吃才好。就船中取一個盛酒的葫蘆上岸來。左脅下挾著棹竿，右手提著葫蘆，乘著月色，沿江而走。肚裡思量：「知他張大公睡也未睡？未睡時，叫開門，沽些酒吃；睡了時，只得忍饑渴睡一夜。」

迤邐行來，約離船邊半里多路，見一簇人家。這裡便是張大公家。到他門前，打一望裡面有燈也無，但見張大公有燈。怎見得？有只詞名《西江月》，單詠著這燈花：零落不因春雨，吹殘豈藉東風。結成一朵自然紅，費盡工夫怎種？有欲難藏粉蝶，生花不惹游蜂。

更闌人靜畫堂中，曾伴玉人春夢。

本道見張大公有燈，叫道：「我來問公公沽些酒吃。公公睡了便休，未睡時，可沽些與我。」張大公道：「老漢未睡。」

開了門，問劉官人討了葫蘆，問了升數，人去盛將出來，道：「酒便有，卻是冷酒。」本道說與公公：「今夜無錢，來日賣了魚，卻把錢來還。」張大公道：「妨甚事。」張大公關了門。

本道挾著棹竿，提著葫蘆，一面行，肚中又饑，顧不得冷酒，一面吃，就路上也喫了二停。到得船邊，月明下見一個人球頭光紗帽，寬袖綠羅袍，身材不滿三尺，鬚著本道掩面大哭道：「吾之子孫，被汝獲盡！」本道見了，大驚：「江邊無這般人，莫非是鬼！」放下葫蘆，將手中棹竿去打，叫聲：「著！」打一看時，火光迸散，豁刺刺地一聲響。本道凝睛看時，不是有分為仙，險些做個江邊失路鬼，波內橫亡人。有詩為證：

高人多慕神仙好，幾時身在蓬萊島？

由來仙境在人心，清歌試聽《漁家傲》。

此理漁人知得少，不經指示誰能曉。

君欲求魚何處非，鵲橋有路通仙道。

當下本道看時，不見了球頭光紗帽、寬袖綠羅袍、身不滿三尺的人。卻不作怪！到這纜船岸邊，卻待下船去，本道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去江岸邊不見了船。「不知甚人偷了我的船去？」看那江對岸，萬籟無聲；下江一帶，又無甚船隻。今夜卻是那裡去歇息？思量：「這船無人偷我的。多時捕魚不曾失了船，今日卻不見了這船！不是下江人偷去，還是上江人偷我的。」本道不來下江尋船，將葫蘆中酒吃盡了，葫蘆撇在江岸，沿那岸走。從二更走到三更，那裡見有船！思量：「今夜何處去好？」走來走去，不知路徑。

走到一座莊院前，放下棹竿，打一望，只見莊裡停著燈。

本道進退無門，欲待叫，這莊上素不相識；欲待不叫，又無棲止處，只得叫道：「有人麼？念本道是打魚的，因失了船，尋來到此。夜深無止宿處，萬望莊主暫借莊上告宿一宵。」只聽得莊內有人應道：「來也。官人少待。」卻是女人聲息。那姑娘開放莊門，本道低頭作揖。姑娘答禮相邀道：「官人請進，且過一宵了去。」本道謝了，挾著棹竿，隨那姑娘入去。姑娘把莊門掩上，引至草堂坐地，問過了姓名，慇懃啟齒道：「敢怕官人肚饑，安排些酒食與官人充饑，未知何如？」本道道：「謝娘子，胡亂安頓一個去處，教過得一夜，深謝相留！」姑娘道：「不妨，有歇臥處。」

說猶未了，只聽得外面有人聲喚：「阿耶！阿耶！我不擦撥你，卻打了我！這人不到別處去，定走來我莊上借宿。」這人開門，本道吃一驚：「告娘子，外面聲喚的是何人？」姑娘道：「是我哥哥。」本道走入一壁廂黑地裡立著看時，姑娘移身去開門，與哥哥叫聲萬福。那人叫喚：「阿耶！阿耶！妹妹關上門，隨我入來。」姑娘將莊門掩了，請哥哥到草堂坐地。

本道看那草堂上的人，叫聲苦：「我這性命須休！」正是豬羊入屠宰之家，一腳腳來尋死路。有詩為證：撇了先妻娶晚妻，晚妻終不戀前兒。

先妻卻在晚妻喪，蓋為冤家沒盡期。

本道看草堂上那個人，便是球頭光紗帽、寬袖綠羅袍、身子不滿三尺的人。「我曾打他一棹竿，去那江裡死了。我卻如何到他莊上借宿！」本道顧不得那女子，挾著棹竿，偷出莊門，奔下江而走。

卻說莊上那個人聲喚，看著女子道：「妹妹，安排乳香一塊，暖一碗熱酒來與我吃，且定我脊背上疼。」即時女子安排與哥哥吃。問道：「哥哥做甚麼喚？」哥哥道：「好教你得知，我又不擦撥他。我在江邊立地，見那廝沽酒回來，我掩面大哭道：『吾之子孫，盡被汝獲之。』那廝將手中棹竿打一下，被我變一道火光走入水裡去。那廝上岸去了，我卻把他的打魚船擱過。那廝四下裡沒尋處，迤邐沿江岸走來。我想他不走別處去，只好來我莊上借宿。妹妹，他曾來借宿也不？」妹妹道：「卻是兀誰？」哥哥說：「是劉本道，他是打魚人。」姑娘心中暗想：「原來這位官人是打我哥哥的，不免與他遮飾則個。」遂答應道：「他曾來莊上借宿，我不曾留他，他自去了。」

哥哥辛苦了，且安排哥哥睡。」

卻說劉本道沿著江岸荒荒走去，從三更起仿佛至五更，走得腿腳酸疼。明月下見一塊大石頭，放下棹竿。方纔歇不多時，只聽得有人走得荒速，高聲大叫：「劉本道休走，我來趕你。」本道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「莫是那漢趕來，報那一棹竿的冤仇？」把起棹竿立地，等候他來。無移時漸近，看時，見那姑娘身穿白衣，手捧著一個包裹走至面前道：「官人，你卻走了。後面尋不見你。我安排哥哥睡了，隨後趕來。你不得疑惑，我即非鬼，亦非魅，我乃是人。你看我衣裳有縫，月下有影，一聲高似一聲。我特地趕你來。」本道見了，放下棹竿，問：「娘子連夜趕來，不知有何事？」姑娘問：「官人有妻也無？有妻為妾，無妻嫁你。包裹中盡有餘資，夠你受用。官人是肯也不？」本道思量恁般一個好姑娘，又提著一包衣飾金珠，這也是求之不得的，鬚著姑娘道：「多

謝，本道自來未有妻子。」將那棒竿撇下江中，同女娘行至天曉，入江州來。本道叫女娘做妻。女娘問道：「丈夫，我兩個何處安身是好？」本道應道：「放心，我自尋個去處。」

走入城中，見一人家門首掛著一面牌，看時，寫著「顧一郎店」。本道向前問道：「那個是顧一郎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便是。」

本道道：「小生和家間爹爹說不著，趕我夫妻兩口出來，無處安歇。問一郎討間小房，權住三五日。親戚相勸，回心轉意時，便歸去，卻得相謝。」顧一郎道：「小娘子在那裡？」本道叫：「妻子來相見則個。」顧一郎見他夫妻兩個，引來店中，去南首第三間房，開放房門，討了鑰匙。本道看時，好喜歡。當日打火做飯喫了，將些金珠變賣來，買些箱籠被臥衣服。在這店中約過半年。本道看著妻子道：「今日使，明日使，金山也有使盡時。」女娘大笑道：「休憂！」去箱子內取出一物，教丈夫看，「我兩個盡過得一世。」正是：

休道男兒無志氣，婦人猶且辨賢愚。

當下女娘卻取出一個天圓地方卦盤來。本道見了，問妻子：「緣何會他？」女娘道：「我爹爹在日，曾任江州刺史，姓齊名文叔。奴小字壽奴。不幸去任時，一行人在江中遭遇風浪，爹媽從人俱亡。奴被官人打的那球頭光紗帽、寬袖綠羅袍、身材不滿三尺的人，救我在莊上。因此拜他做哥哥。如何官人不見了船，卻是被他攝了。你來莊上借宿，他問我時，被我瞞過了。有心要與你做夫妻。你道我如何有這卦盤？我幼年曾在爹行學三件事：第一，寫字讀書；第二，書符咒水；第三，算命起課。我今日卻用著這卦盤，可同顧一郎出去尋個浮鋪，算命起課，盡可度日。」本道謝道：「全仗我妻賢達。」

當下把些錢，同顧一郎去南瓦子內尋得卦鋪，買些紙墨筆硯，掛了牌兒，揀個吉日，去開卦肆。取名為白衣女士。顧一郎相伴他夫妻兩人坐地，半日先回。當日不發市，明日也不發市。到後日午後，又不發市。女娘觀著丈夫道：「一連三日不發市，你理會得麼？必有人衝撞我。你去看有甚事，來對我說。」

本道起身，去瓦左瓦右都看過，無甚事。走出瓦子來，大街上但見一夥人圍著。本道走來人叢外打一看時，只見一個先生，把著一個藥瓢在手，開科道：「五里亭亭一小峰，自知南北與西東。世間多少迷途客，不指還歸大道中。」

看官聽說：貧道乃是皖公山修行人。貧道有三件事，離了皖公山，走來江州。在席一呵好事君子，聽貧道說：第一件，貧道在山修行一□三年，煉得一爐好丹，將來救人；第二件，來尋一物；第三件，貧道救你江州一城人。」眾人聽說皆驚。先生正說未了，大笑道：「眾多君子未曾買我的藥，卻先見了這一物。你道在何處？」顧著人叢外頭，用手一招道：「後生，你且入來。」本道看那先生。先生道：「你來，我和你說。」嚇得本道慌隨先生入來。先生拍著手：「你來救得江州一城人！貧道見那一物了。在那裡？這後生便是。」眾人喫驚，如何這後生卻是一物？先生道：「且聽我說。那後生，你眉中生黑氣，有陰祟纏擾。你實對我說。」本道將前項見女娘的話，都一一說知。先生道：「眾人在此，這一物，便是那女子。貧道救你。」去地上黃袱裡，取出一道符，把與本道：「你如今回去，先到房中，推醉了去睡。女娘到晚歸來，睡至三更，將這符安在他身上，便見他本來面目。」本道聽那先生說了，也不去卦肆裡，歸到店中，開房門，推醉去睡。

卻說女娘不見本道來，到晚，自收了卦鋪，歸來焦躁，問顧一郎道：「丈夫歸也未？」顧一郎道：「官人及早的醉了，入房裡睡。」女娘呵呵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入房來，見了本道，大喝一聲。本道喫了一驚。女娘發話道：「好沒道理！日多時夫妻，有甚虧負你？卻信人門疊我兩人不和！我教你去看有甚人衝撞卦鋪，教我三日不發市。你卻信乞道人言語，推醉睡了，把一道符教安在我身上，看我本來面目。我是齊刺史女兒，難道是鬼祟？卻信恁般沒來頭的話，要來害我！你好好把出這符來，和你做夫妻；不把出來時，目前相別。」本道懷中取出符來付與女娘。安排晚飯喫了。睡一夜，明早起來喫了早飯，卻待出門，女娘道：「且住，我今日不開卦鋪，和你尋那乞道人。問他是何道理，卻把符來，唆我夫妻不和；二則去看我與他鬥法。」

兩個行到大街上，本道引至南瓦子前，見一夥人圍住先生。先生正說得高興，被女娘分開人叢，喝聲：「乞道人！你自是野外乞丐，卻把一道符鬥我夫妻不和！你教安在我身上，見我本來面目。」女娘拍著手道：「我乃前任刺史齊安撫女兒，你們都是認得我爹爹的。輒敢道我是鬼祟！你有法，就眾人面前贏了我；我有法，贏了你。」先生見了，大怒，提起劍來，顧著女子頭便斲。看的人只道先生壞了女娘。只見先生一劍斲去，女娘把手一指，眾人都發聲喊，皆驚呆了。有詩為證：昨夜東風起太虛，丹爐無火酒杯疏。

男兒未遂平生志，時復挑燈玩古書。

女娘把手一指，叫聲：「著！」只見先生劍不能下，手不能舉。女娘道：「我夫妻兩個無事，把一道符與他奈何我，卻奈何我不得！今日有何理說？」先生但言：「告娘子，恕貧道！」

貧道一時見不到，激惱娘子，望乞恕饒。」眾人都笑，齊來勸女娘。女娘道：「看眾人面，饒了你這乞道人。」女娘唵唵有詞，那劍即時下地。眾皆大笑。先生分開人叢，走了。一呵人尚未散，先生復回來。莫是奈何那女娘？卻是來取劍。先生去了。自後女子在卦鋪裡，從早至晚，挨擠不開。算命發課，書符咒水，沒工夫得吃點心，因此出名。

忽一日，見一個人引著一乘轎子，來請小娘子道：「小人是江州趙安撫老爺的家人。今有小衙內患病，日久不痊。奉臺旨，請教小娘子乘轎就行。」女娘吩咐了丈夫，教回店裡去。

女子上轎來，見趙安撫引入花園。見小衙內在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裡酒香噴鼻。一行人在花園角門邊，看白衣女士作法。念咒畢，起一陣大風：來無形影去無知，吹開吹謝總由伊。

無端暗度花枝上，偷得清香送與誰？

風過處，見一黃衣女子，怒容可掬，叱喝：「何人敢來奈何我！」見了白衣女士，深深下拜道：「原來是妹子。」白衣女士道：「甚的姐姐從空而下？」那女子道：「妹妹，你如何來這裡？」白衣女士道：「奉趙安撫請來救小衙內，壞那邪祟。」女子不聽得萬事俱休，聽了時，睜目切齒道：「你丈夫不能救，何況救外人！」一陣風不見了黃衣女子。白衣女士就花園內救了小衙內。趙安撫禮物相酬謝了，教人送來顧一郎店中。到得店裡，把些錢賞與來人，發落他去。問顧一郎：「丈夫可在房裡？」顧一郎道：「好教小娘子得知，走一個黃衣女子入房，挾了官人，托起天窗，望西南上去了。」白衣女士道：「不妨！」

即喝聲：「起！」就地上踏一片雲，起去趕那黃衣女子。仿佛趕上，大叫：「還我丈夫來！」黃衣女子看見趕來，叫聲：「落！」

放下劉本道，卻與白衣女士鬥法。

本道顧不得妻子，只顧自走。走至一寺前，力乏了，見一僧在門首立地。本道問：「吾師，借上房歇腳片時則個！」僧言：「今日好忙哩！有一施主來寺中齋僧。」正說間，只見數擔柴，數桶醬，數擔米，更有香燭紙札並齋襪錢，遠望涼傘下一人，便見那球頭光紗帽、寬袖綠羅袍、身材不滿三尺的人。本道見了，落荒便走。被那施主趕上，一把捉住道：「你便是打我一棹竿的人！今番落於吾手，我正取你的心肝，來做下酒。」本道正在危急，卻得白衣女士趕來寺前，見了那人，叫道：「哥哥莫怪！他是我丈夫。」說猶未畢，黃衣女子也來了，對那人高叫道：「哥哥，莫聽他！那裡是他真丈夫？既是打哥哥的，姊妹們都是仇人了。」一扯一拽，四個攬成一團。

正爭不開，只見寺中走出一個老人來，大喝一聲：「畜生不得無禮！」叫：「變！」黃衣女子變做一隻黃鹿；綠袍的人，變做綠毛靈龜；白衣女子，變做一隻白鶴。老人乃是壽星，騎白鶴上升，本道也跨上黃鹿，跟隨壽星；靈龜導引，上升霄漢。

那劉本道原是延壽司掌書記的一位仙官，因好與鶴鹿龜三物頑耍，懶惰正事，故此謫下凡世為貧儒。謫限完滿，南極壽星引歸天上。那一座寺，喚做壽星寺，現在江州潯陽江上，古蹟猶存。詩云：

原是仙官不染塵，飄然鶴鹿可為鄰。

神仙不肯分明說，誤了閻浮多少人。